

丝帕记

(九场歌仔戏)

根据苏州弹词《真情假意》改编

一九八二、一月

人 物

真々、女、27岁，厦门幼儿园教师（真）

佳々、女、27岁，真々孪生姐妹，厦门大通机床厂广播员（佳）

于刚：男，33岁，杏林化工研究所技术员（于）

蔡姆：女，55岁，真、佳的母亲、退休工人（母）

愚姑婆：女，60多岁，真々の邻居（姑）

应雁：男 30岁 报社记者（记）

张医生：男 40岁左右（张）

小丁：女 25岁 医院护士（丁）

憨八：男 27-28岁（憨）

区政府干部：女、中年、（干）

小丁的爱人：男 26-27岁

人民警察：佳々の朋友、甲乙丙丁、三叔公、四婶婆。

医生护士等群众若干

第一场 赠帕

时间： 夏天的一个黄昏

地点： 杏林车站附近影剧院门外

〔幕启午台上是车站路边景色最显眼令人注目的是一幅大型电影广告《永恒的爱情》天幕上满天晚霞。

〔于、佳二人同上

于： (唱) 看完了《永恒的爱情》，

心情激动不平静，

要学那罗西和哈迈德，

他俩对爱情一片忠贞。

于： 这电影太好了。

佳： 真叫人感动啊。于刚，明白下午一定到我家去。

于： 这……

佳： 我们相识都已经三个多月了，你一次也没到过我家，我妈要看看你。

于： 我……

佳： 别这么紧张嘛，我家除了我妈，就只有一个妹妹，是幼儿园的老师，平时都住在幼儿园，很少回来的。

于： 啊，不是这个……

佳： 是那个？

于： 我是……

佳： 你是书呆子，有话就大胆的说嘛。哦，我知道了，于刚，你看那……

(唱) 满塘荷叶片连片

你我情谊似青莲，
並蒂花虽未出水面，
水底藕茎已相连。

(白) 对吗？

于： 嗯……(下决心) 佳々，我去把车票退了，换成末班的。
我有件重要的事告诉你。(下)

(佳々在等人，情不自禁地随着传来的圆舞曲乐声，自个儿跳起舞步。

佳： (唱) 听到午曲我脚触电，
天赐我一付好容颜，
乞情求爱的可编一团，
高低胖瘦任我拣。(gan)，
这一个是做工；
那一个袋子没“变先”(钱)；
有的是海陆(落)空没一项——
海—没海外关系，华侨汇款，
陆—落实政策，补钱平反全无望，
空—住没半间。
有的风度较缺欠，
有的瞎眼猪一文盲。
十年来挑来拣去全落空，
核桃皮纹越来越明显，
日日照镜，日日紧张，
年年岁升人要入“洞”。
皇天不负苦心人，
最终恩赐我一个好于刚，
象嘴干喉渴含到自来水管，

石头煮水也会饱饥肠。

嗨！（大舒口气，转戏板）

为着得到于刚的爱情，

三个月来我头晕々（读pím）

跟他钻书店，窜图书馆，

卷舌咬牙硬学番仔音，

“踢死狗”（的思科）“踏死猫”都跳不顺，

最后才取得了他的心；

〔于持车票满头大汗跑上。〕

于：佳々，（递车票）末班车的。

佳：（拿手帕替于擦汗）怎么这么久才回来？

于：车站买票的人挺多挺乱的，我帮做服务员维持了一下秩序。（憋上经过于面前故意唾口沫）

憋：呸！（摇々摆々而下只能以背面让观众看到）

佳：怎么回事？

于：这家伙在人堆里乱钻乱窜，八成是睡“轻工”吃的。

佳：你啊你，真是多管闲事，万一这些流飞捅你一刀，怎么得了？

于：这……

佳：我是怕你出事，算了，不谈这些了。时间还早，咱们走々吧？

于：好。

佳：你不是要告诉我一件事吗？

于：（严肃地）佳々，我要严肃地，郑重地跟你谈一个问题。

佳：（笑）真是书呆子，咱们是谈恋爱，又不是书记找人谈话，这么严肃，要吓死人哪？（笑）

于： 你别笑嘛，佳々——

(唱) 有件事叫我为难。

看电影后更叫我心情不安……

佳： 噢，什么问题这么严重？

于： 我觉得这问题现在就应该坦率地告诉你。

好让你认真放考虑虑。

佳： 哎呀，到底什么事情，你倒说个清楚！

于： (唱) 化学工业较危险。

万一我——

佳： (用手堵于咀) 哎呀，别说了。(旁白) 他这是在考验我呢。(对于) 于刚呀：

(唱) 叫声于刚请放心，

我对你爱情海洋深。

若是你因公遭不幸

我学这《永恒的恩情》

断了手，我喂你吃帮你穿，

腐了腿，我做拐杖当路引。

为了你早日得痊愈。

(唱) 我要服侍你，陪伴你，

(唱) 从早到晚，从天黑到早晨。

于： 佳々，你真好！(郑重地取出一熊帕)

佳： (一把抢过来) 噢，熊帕！

于： 你可愿意替我保管？

佳： 愿意，愿意。

[闪光灯一亮，二人吃了一惊，记者哈哈大笑持照相机上

记： 哈哈，于刚老同学，恭喜、恭喜。

于： 是你叫小应、来，介绍一下，这是报社记者应雁同志，

我的老同学，这是……

记： 我们认识、认识，大通厂的广播员刘佳佳同志，市业余文工团的歌午明星，老同学，你的眼力不错呀，哈哈，哎哟，干扰你们的“四化建设”了，对不起，实在对不起，告辞了，“拜拜”。（唱《天仙配》“树上的鸟儿成双对”下）

于： 他就是这么个痴劲，

佳： 文化人嘛。

记： （回身）喂，老同学，明天我出差去北京，要搞些高档的结婚用品吗？

于： 小应，我们这才刚……

记： （指照相机）这是代表什么？你当我不知道它的历史，它的份旁？来……刚才那张是侧面的，索性来张正面的，站好站好，

于： 小应，

佳： （拉于一把）那就拍一张吧，

〔记者拍照，二人在广告牌下，闪光灯一闪追光束集射二人，切光、落幕〕

第二场 夸 帕

时 间： 第二天上午。

地 点： 佳々家与邻居公用的厅。

(蔡姆在指挥佳々の朋友们杀鸡宰鸭进出厨房，一派热闹气氛，佳々上。

蔡 姆： 担心什么？

佳 佳： 这订婚……

蔡 姆： 怎啦？

佳 佳： 我没同于刚讲啊，

蔡 姆： 嘿，你不是常讲找对象要什么狼来看？

佳 佳： 税，准，狠。

蔡 姆： 对对，就是税、准、狠。就是借用文化革命语录经验，活学活用，一用就灵。没适合的、先沉住气，税住她，广撒网，重点选，淘汰留、阶段留、最后应用“优选法”，筛选出一粒又硬又大又重的种子来。象于刚这种，无父母，下无脚手（兄弟）财貌双全，工作轻松，又有名望，要迁上六十年一甲子，很稀罕，全厅内市再找亦无第二人！（唱）

定婚就象牛穿鼻，

请来众朋好友舅姑姊妹，

火炭烧滚大开水，

任他臭铁也要煮做面线汤，

（真真风风火火上。）

真 真： （一边拭汗）妈，病了还这么跳进跳出？

蔡 姆： 真々，今天是你姐正式订婚

真 々： 订婚，我接到的告急电话，

佳 々： （以笑辩解）我怕你又公而忘私，才编玛々生病
催你。

真 々： 如果真的是你正式订婚，我也会请假回来的，姐姐，
你以为妹妹是徒有躯体，而毫无情恻的冷血动物吗？

蔡 姆： 你们姐妹，一见面就斗嘴，

真 々： 谁叫我们是姐妹，我是为她好，决没有有坏的念头。

佳 々： 我们是君子斗口，不象小人动手，这也许是文化大
革命大辩论的遗风。

真 々 （两个姐妹相视笑抱一团）咯々々！

佳 々

真 々 姐々，这次可真的定下了，不能再挑三抹四，大粒
的有肉，小粒的细核。

佳 々 是妈々最后参谋定的，不会再“反夷吹洞箫”！

真 々 那我替你高兴！

〔邻居恁姑婆上。〕

恁姑婆： 哎呀，天未光、狗未吠，你们姐妹斗声马号呵什么？

蔡 姆： （善意地笑）是呀！恁姑婆，我们家这两只女高音
广播筒，天未光就吵人。

恁姑婆： （笑）不要紧，恁姑婆人老耳背（重），偏々爱听
这种广播筒。

真 々： （双手作喇叭状）恁姑婆请注意，真々广播电台报
导 刚好消息，我大姐刘佳々今日要正式订婚。

（最后冲上俯至恁姑婆耳边）

恁姑婆： 哎！佳々要订婚了？恭喜，恭喜！（劝说地）你们
姐妹都要入“川”了，不要再挑肥拣瘦。人说，二十

娇，三十跳，四十没人要。（关心地询问）新郎在哪里？一个月赚几多钱？父母是赚英镑，还是港币，或者有碱水钱？佳々呀！（唱）

当今厦门羡慕三大轿：

第一是，不管他是肥是瘦，只要外来的华侨，

第二是，有权有势有门路的官仔，

第三是，头壳滚滚会夹钻的角色（读脚板）

只要金椅子或保险箱（读铁壳箱）抱会牢，

你一生一世有吃有穿有住有用采逍遥。

佳 佳： 恁姑婆啊！（假装凄高）（唱）

选夫择婿只求美满姻缘，

以钱取人、见识短浅，

我那于刚父母双亡，全无亲眷，单身独身，

他只是个年轻有为，英俊潇洒的技术员。

恁姑婆： （不屑神色）哦！技术员，借手艺的赚吃人。

蔡 姆： （唱）虽然是个技术员，

只要时来运气转，

政策落实如兑现，

他王子登科前程远。

恁姑婆： 狗头敢会夹麒麟角？

佳 佳： （唱）他自学成才有贡献，

做工的变成技术员，

老九名声臭变香，

工程师交椅坐稳当。

恁姑婆： 怎么个王子登科？

佳 佳： （转板）

技术业务是关子，

无兄无弟是独子，
大学毕业，晋级提升有票子，
少年英俊，体格健美美男子，
又有党票又是技术员，
选青提干好苗子；

志姑婆：（真的羡慕了）啧啧，佳々，厦门人说“溜々吃，目炯”你确实有眼色。这只“金兔子”要捉好，别飞了！

佳 佳：放心，飞不了。我们的志情是用最高级万能胶沾合的，风吹不倒，雷打不散。

志姑婆：我不知道！（也确不懂这种新名词）

佳 々：（取出手帕）他将他最々珍贵的东西送给我了。

志姑婆：（奇怪）啥？他送这手帕（巾）？（拉佳々）佳佳吧送这不好？

佳 佳：怎么不好？

志姑婆：咱厦门风俗，送手帕就是要“断根”！

佳 佳：坏风俗，老迷信。

蔡 姆：（帮腔）人若欣喜，“猪哥”（猪公）可以当马骑。

志姑婆：（自讨没趣）那也不过是一条旧的普通丝好巾。

佳 佳：不讲不知道，讲了你会惊，（夸帕）

（唱）于刚父母本是市委首脑，

含冤惨死在文革风雨（wū），

小小于刚送别母亲去农场，

唯存这三枚念悠々？

志姑婆：那这可是最宝贵的东西了。

蔡 姆：（反讥）贵入手中无贱物。

志姑婆：那于刚父母是舒几百元的干部了？

蔡 姆： (纠正) 叫高干。

恁姑婆： (惋惜) 一死万事休，享福不久长。

蔡 姆： 平反补了一大笔钱。

恁姑婆： 哎呀，佳々，那钞票得用挑的？

佳 佳： 不多，两三万！

恁姑婆： 哎呀，先入“手尾仔”后人享，那可以吃伙一世入。

蔡 姆： 这叫“钱找人是财王，人找钱会疯狂。”

恁姑婆： 佳々，别忘记请阿婆一杯喜酒。

佳 佳： (得意地笑) 要用整瓶金奖白兰地灌你呢 (送恁姑婆下)

蔡 姆： (一头撞进，气喘吁吁) 佳佳，快々，于刚为了捉舒盗贼，被火药枪打中整个头脸象开豆花，正在医院抢救！

一干部

蔡 姆、佳 佳： (五雷击顶) 啊！

众： [三叔公、四龄婆等伏头耷脸地上。

众： 恭喜！恭喜！！

佳 佳： (抱头大哭)

众： (呆住)

——幕急落

第三场 弃 怕

〔二道幕前，是通往手术室通道，下场口手术室，一条白术长椅子，佳々坐着哭泣、真々一面要安慰佳々，一面不时站出、走近手术门，焦急不安，来回踱步，医生、护士不时进々出々。〕

佳 佳：（齐唱）本以为今日订婚联亲谊，
真 真：又谁知晴空突然响惊雷，
于刚他伤势重昏迷不醒，

佳 佳：（各唱）我为自己终身命运大犹豫。
真 真：我为未来姐夫生命大焦虑。

佳 佳：（唱）急的是有三长两短岂不喜成悲，
难逃我伴残守缺过一世？

真 真：（唱）急的是见义勇为心灵美，
为他分担痛苦我愿意。

〔小丁护士上〕

真 真：小丁护士，怎样？

小 丁：脱离危险了。

佳 佳：啊！（大松一口气）
真 真：

〔张医生上。〕

佳 佳：张医生，
真 真：

张医生：现在主要是这个（指眼睛）。

佳 佳：眼睛！
真 真：

张医生：铁屑碎飞入眼球，还得再做一次手术。

佳佳：那——

真真：

张医生：（踌躇了一下）感情不能代替科学，实际实事告诉你们，让你们思想有所准备。根据过去病例提供的经验，象他这种伤势情况，能恢复视觉功能的，只有百分之三。

佳佳：（跌坐）

真真：（退，扶佳佳）啊！

张医生：关键的关键，在于病人的精神因素，心理状态。（唱）
于刚他情绪好坏很重要，
会直接影响他的治疗。

佳佳同志（接唱）

恳切要求你留下来照料，
精神的药物呀，最特效。

佳佳：（放声大哭）

真真：姐，别难过，只要和张医生配合好，还有希望。
（见佳佳仍在哭，对张医生）没问题，我这就赶回去替我姐取日用东西。

张医生：那太好了。

佳佳：（听见真真走，急了，抓住真真）一块走！

真真：你……

佳佳：我，我也得回厂请假。

真真：一切我代办。

佳佳：那……

张医生：小丁，带她去看病人。

（佳佳很勉强地被小丁拉下。二道幕徐徐启。

佳々家卧室和厅的一部份，真々提了一色佳々の日用品和一碗粿糕点出房门。

真々：（对内）慈姑婆，我妈回来，麻烦你告诉她，我送东西去医院就回来。（内应“好！”真々欲下，想到什么又止步）且慢，看护病人熬夜少眠，火气上升，得买些梨子给姐々。（进房放下东西，作关门样，下）
〔佳々内唱上：借口溜出医馆门，

佳佳：（唱）我跌断牙齿含血吞，
痛定思痛不甘心，
相夫看婿十年整，
大笼挑，小筐拣（gīn）
偏拣中一个“卖龙眼”。
〔入房，坐，转腕力竭，替姆上。

蔡姆：佳々。

佳佳：妈！（哭）

蔡姆：乖囡，别哭……

佳佳：命运为什么这样作弄我？

蔡姆：于刚死了？

佳々：死了？干脆，活人中的死人才拖累。

蔡姆：啊？那……

佳佳：（唱）病房一见我心结冰，

他纱布包了满头脸，

除了鼻孔和一张咀，

好象《夜半歌声》宋丹萍，

乃一双目若失明，

他变冥命的，我成引路人，

他锦绣前程成泡影，

我美妙理想化灰尘，
已看到幸福向我招手笑，
这一枪打得我好伤心！

〔真々买梨子上，一听见姐々声音，
自语：“姐々因何回来？”驻足听。

蔡 姆： 佳佳呀！（唱）

花对花、柳对柳，
破畚斗配坏扫帚，
趁淘米未下锅煮，
你快熄火快分手。

佳 佳： （掏帕）可这……

蔡 姆： （抢过来）一条破丝帕，锦罕，我去还她。

真 々： （冲进来，抢过帕）这怎么行！

见义勇为的好于刚，
为怜歹徒身负伤，
患难危急需要温暖，
何况心情对眼睛有影响，
不台把丝帕去退还，
岂非雪上再添霜，
一方丝帕千斤重，
你要手摸心口细思量。

（将手帕又塞回佳々口袋）

蔡 姆： （将手帕又掏出来）

什么心灵美不美，
自未诅咒要别死，
英雄死了才大鼓吹，
好人世间还未出世。

真 々：（又将过熟拘塞给佳佳）（唱）

你人前炫获人后夸，

你自仗眼力不会差，

雪中送炭情谊大，

锦上何必再冻花，

姐々呀！

爱情虽是一首动听的歌，

优美的旋律也有酸甜苦辣。

蔡 姆：（将帕又掏出）哇！（唱）

你学做官的专唱《岳影歌》

我平民百姓只重现实，局菜篮。

刀割别人手不知痛，

你大姐是我身上一块肉。

真 真：（唱）中意时，似稀贵的珍珠宝贝，

不中意，象六月天的破棉被，

你这种思想，庸俗又市侩，

你象狗肉扶阳不扶衰。

佳 佳：（旁唱）借母亲口说出我心里话，

我闭口不言装聋作哑。

真 真：（再夺过帕）妈，这是他们两人的事，你让她（递给帕）好好想想。

蔡 姆：佳佳，这家谁大？

佳 佳：当然妈々。

蔡 姆：（冲着真々）你想学造反派夺老家伙的权，不行。按中国人规矩，家里只供一尊佛，总不能象打麻将，轮流坐庄。

真 々：（不理睬蔡姆，对佳）姐々！（唱）